另行

儒林公議卷下

闕名

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薄利唇吻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十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爲諷所薄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不代草其詞籍誥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遂卒于官疾亟自噬舌嚙其血肉聞者深鑒之范諷齊人性踈誕不欲小節嘗忤外計乃棄官求監司

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

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
大言（埤）閎亦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
關略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噭（斗）
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時人顏太初作東
州逸黨詩以譏識者亦以諷非廊廟罷未幾被黜
遂卒（家）

國濂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
衛或數年始一立冬至仗當世人主或不識朝廷
容衛（之）至（於）今尚然太宗朝嘗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
校定入閣舊圖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
失明著其要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
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仗朝百國
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
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
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
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制）上
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巳南面（向）嚮明而理紫微黃
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

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
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
政殿前立麾金吾仗候勘契且喚仗即自東西閤
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
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
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常
朝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
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閤爲隻日立仗視朝
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也是爲隻
日常時聽斷之處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
輿論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
竊按舊史書門下御史事謂之日厨爲皆從供奉
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
侯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
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
畢即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班眉班
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侍從官有東西對拜
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并予知制誥時始詔

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夏寇既敗官軍劉平石元孫陷沒延州幾至不守范雍日告朝廷益兵復爲詩以言賊事凡數千章其傳播者云七百里山界飛沙與亂雲虜騎擇虛至戍兵常忌分哺聚類宿鳥奔敗如驚麞難稽守邊謹應敵若絲棼又云承平廢邊事備預久已亡萬卒不知戰兩城皆復陷輕敵謂小醜視地固大荒願因狂狡叛從此葺兵防又云劇賊稱中寨中寨賊之勁悍者也驅馳甲鎧精昔惟矜笑驕今亦教攻城伏險多邀擊驅羸每玩兵拘俘詢虜事肉盡一無聲蓋爲前屢得賊中諜者雖臠其肉且盡終無一言故雍詩有云初朝廷輕視元昊邊臣奏請不甚允從至是方罪樞臣而逐之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退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于今未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無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由是知名後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其文甚激今具載之曰天地至大有邪氣奸於其間焉爲凶暴爲戕賊任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能禦也人生寢重或異類出於其表焉爲蠱惑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能露也祥符中寧州有蛇極妖異郡刺史而下日兩至於其庭拜焉人以爲龍也舉州內外遠近無不駭奔走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閣侍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至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則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也無異焉郡刺史而下暨州內外遠近照然發矇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夫天

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堯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亦在齊在晉爲南董筆在漢武帝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劒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殷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明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興漢室佛教微聖道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殺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正至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間有周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擊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於一蛇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氣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笏乃能得去物之在公能破邪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實之烈烈其光

夏賊叛擾累年官軍頻敗關中物價翔踴天下爲之騷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有以揀之范仲淹帥延安乃使人遺書元昊稱朝廷仁貸惜民之意許歲與金繒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專擅可斬辭甚堅忮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龐籍代之籍亦屢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柄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爲曩霄朝廷亦遣使荅之然終不見元昊久之乃定歲賜銀絹各十萬疋而茶六萬大斤遣張子奭冊元昊爲夏國王復厚賜之元昊遣人約子奭留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冊重幣如委之榛莽子奭由此遷秩籍入爲樞密副使皆自以爲功焉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衂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舊疆爲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乃述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

之嫌輙肆殘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嘯聚雜虜於燕薊之北以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虜主宗真對弼語言忽慢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辭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廷定議別立誓書以往遂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虜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虜界白溝宗真方許之輦畜之費益不勝其敝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則座列頗卑今既敵國禮宜均比朝廷亦從之由是虜勢益驕矣

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真當是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退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西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又言清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真既以彊盛夸於中國

深耻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搔動粮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惧朝廷知之乃出牓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略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梟音易變犬態多端忘宇養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諜歡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通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諜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藏蔽懼爲朝廷所知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鋼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恨向化之心絕矣賊爲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慶曆三年既放春牓時議以爲取士浮薄寖乂士行

不察學無根源宜新制約以救其弊執政與言事者意頗符同乃勑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制輸林學士宋祁等上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專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時者日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故爲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試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閎博者咸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當依舊註則科中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文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彌封謄錄進士諸科經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才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其

要令天下州郡並立學校至秋試投狀必由入學聽習方許取應進士並先試策問以經史時務次試詩賦格外特許依舊制詞賦聲病偶切拘檢太甚今依自來所試試詩賦格外特許依倣唐人賦體諸科舊制對墨義外有能明於經旨願試對大義者宜取聖賢意義解釋或以諸書引証不須具注疏尋降勑旨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以牽制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美之茂而無興學養成之法其飾身厲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之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願與改更比令詳酌仍照宰府加之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行實先論策則辯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

學者之才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舉察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詔既下人爭務學風俗一變未能幾道議者多出外官所見不同競興譏詆以爲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爲法遂追止前詔學者亦廢焉

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之威法諸戎遂漸爲所制常得中國所賜紈錦以其精緻者藉地使牧豎汙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他日

富盛是等固當踐之其用意貪侈豈易盈哉自石晉求援爲邪律德光所立約爲父子之國歲輸絹三十萬舉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爲德光壽自是失其控壓之要縻之無全策矣虜雖時有聘問不過豐貂大腊顛駭數四而已其隣國曰渤海女真室韋達靼奚霫之類皆奉之其民慓鷙善鬬堪艱苦但衆寡不侔故爲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尚有來貢者自是阻閉偪於疆力晉高祖時奏維翰疏云契丹自數年來最爲强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蓋

謂是也每興兵擾塞則傳一矢爲信諸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喧專顧指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陳畫戰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吹蠡角或爲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撤卷而去至明不遺一騎軍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什伍俱前後緩急不相赴援剛鷙誅之故其人能死戰而又山後郡縣俗情篤實尚武士農工商西者俱備以資其用其主雖遷徙出入非廬帳不居然有垣壘宮室矣其民雖豫壅塞列非旃毳不禦然有衣服染績矣自開運中德光亂華盡得吾朝冕冠圖書服器工巧事多募擬中國久而益盛矣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陷虜民既不樂附又爲虜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其間士人及有識者亦嘗悵然無可奈何

太宗既夷并壘乘銳直壓其境國中駭怖不知所爲其主與左右聚議皆曰中朝皇帝此來但欲恢復

土宇幽州垂陷矣不可不救之敗則委棄深遁未
爲晚也中國既得山後郡縣必不困感侵害我乃
傾國挽(抗)敵遂能保(有)其土宇彼民復失所望矣自後遣
將出師蹈(頓)其境界顧其營壘皆欲待(請)命送欵然未
能攘奸掃穢料取全勝亦彼民之不幸乎爾後河
朔之民數被其毒驅掠善良入國中分諸路落鞭
笞凌辱酷不可聞漢人每被分時夫妻母子各隨
虜(騎)居而去號哭之聲震(振)動天地風雲爲之變色
聞者無不傷心焉及真宗幸澶淵親征遂與盟歲
給金繒虜(亦深)人自驚恐王師遽屯要害斷其歸路欣
然奉約自是河朔之民漸有生意矣
真宗與北戎修好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下謂事適然
無異論時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獨上訟章曰古者
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
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並立安失就甚焉
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顧其國號芙丹足
矣真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識者是之
王曾知審刑院法(有)遣制報徒曾請非親被之以失

論從杖既而外郡有以是具獄聞者眞宗怒詔令如法
曾執前議上謹容曰若卿議是無遺制者曾對曰
如詔旨亦不免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
耶惟上裁幸上悟忻然從其議因著爲令
眞宗疾革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諷宰相丁
謂謀臨朝物議憂疑王曾說后戚錢惟演曰帝仁
孝結於民心深矣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屬
吾於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不見呂武
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謀劉氏無處矣公實后

肺腑何不入白即帝不諦立儲爲君后輔政以居
此萬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及皇儲踐祚遣
詔軍國事權聽后旨議久未決丁謂迎后意乃上
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皇帝朝朔望獨見群臣餘
日庶務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
下中書覆謂黨皆附和以爲便曾對曰天下公器
豈可兩宮異位又政出宮人亂之本也不可乃引
後漢馬鄧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母后坐右而加
簾焉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已而治定陵謂果與

允恭謀改吉日幸各禍事敗抵罪謂黨佑之曰謂
首被顧託請以議功曾曰謂事干宗社議功不及
卒放謂於珠崖佑者亦廢先是謂用事威賞皆專
達不請于朝謂已竄焉拯繼爲上相復躡故蹟曾
喻以禍福拯深怒之自是事皆決於兩宮然太后
稍自尊侈既上尊號乃欲御天安殿受冊曾執不
從遂降御文德由是大失太后意旨及玉清宮災
曾爲官使乃免相出知青州知者謂曾之大節邦
家賴焉

故相李昉嘗謂其子宗諤曰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
人吏難於選補臺省舊規漸成廢墜吾罷相爲右
僕射都省並無舊吏惟松名散官數人主掌案籍
而已舉措應對山野特甚省中故事懵然不知會
勑集三署官議事省吏以狀來報吾語之曰三署
官議事僕射入省乎曰不知也臺省官與丞郎尚
書雜坐乎曰不知也掌名表郎官與監議御史何
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爲主曰不
知也吾爲主客郎掌詰日時尚書張昭李濤楊昭

從右丞趙上交中丞劉温叟以耆儒宿德俱在班
行屢陳諸公於都省議事大凡在內庭論職不論
官入都省論官不論職學士帶西省官議事之日
入都省並輟本班坐每議事有司於都堂陳帟幕
設左右丞坐於堂之東北南面向設中丞坐於堂
之西北面南向設尚書侍郎坐於堂之東廂面西
向設兩省常侍舍人諫議坐於堂之西廂面東向
設知名表郎官坐於堂之東南面北向設諫議大
夫坐於堂之西南面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
坐於左右丞之後設諸司郎中員外坐於尚書侍
郎之後設起居司諫正言官坐於給舍諫議之後並
重行異位故事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是爲四相
自唐開元之後僕射不知政事然非軍國大事不
入省會議事之日三署官早赴省就次所司先以
所議事狀編呈郎官略告知大意然後所司引知名
表郎官執所議黃卷鼎就本位立次引監議御
史次引小兩省官次引郎中員外次引三院御史
中丞各就本位然後左右丞鼎所司抗聲曰揖

群官揖訖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黃卷授所司捧
詣左右丞執卷展讀（然後授於中丞中丞授於尚書侍郎偏呈群官訖）復授授與知名表郎官如命
進飲食所司捧筆研立於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
請定議左右丞揖群官訖然後以一幅紙書所議
字署事於其下徧授四座監議御史命一吏抗聲
曰有所見不同者請不署字食既訖所司復抗聲曰
食畢揖群官對揖訖各降階出就本位以所議可
否共列狀進入以官高者爲表首異議者於閤門
別進狀論列如諸司三品以上武班二品以上並
入省議事即諸司三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南東宮
一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於給舍之
南並絕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權
僕射至廳下馬餘官並門外下馬設僕射大夫位
於左右丞之前並重行異位揖筆署字皆僕射專
之矣故徐鉉在省多知典故亦言江南見舊儒所
說議事之儀與吾所記略同因命寫一圖授省吏
未知此輩能遵守否當昉言此時都省猶時復議
事近年以來此事都廢惟議謚法則群官一集於

御省郎官由經科入侍者多不知學術但飲食署
字而已議罷出省人或問其所議者有全不知其
所謂者兩制中淺陋者又阿與諸曹次列多辭以
故不赴集由是體爲益隳焉
夏冦擾邊關中科歛頻仍民力大困掌計簿者遷徙
靡寧無久職之計人戶逃移幾半公私窘蹙及吳
遵路爲都轉運使雖究意利害而分九等戶爲三
十七等均徭民益怨擾不知所措
契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
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一玄三嘏四瑞五常六符皆
在被遐三嘏四瑞復尚僞主慶歷年秋三嘏携嬖
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兇狠皆
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兇狠
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論其國中機事言
虜王已西伐元昊幽薊已空虛我舉必克所謂凡七
事復爲詩以自陳云雖慙涔兮赴滄溟仰訴丹衷
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允方疆禹即交兵春秋
大義惟觀虞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

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三嵏虜壻位
顯恐納之生釁又移文邊郡躡知三嵏未還求索
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隳好矣朝廷乃遣還
三嵏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
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嵏至
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三嵏送虜
主帳前以其昆弟皆委任遂貸三嵏死使人監
錮之議者深嘆惜其事

天禧末真宗聖躬多不豫丁謂當國恣行威福時劉
筠在翰林守正不爲阿附謂深嫉之筠乃求出爲
郡止授諫議大夫守廬江筠拜章求兼集賢院學
士謂沮之不與筠舟行至淮上遇水暴漲作詩云
行行極目天無柱渺渺橫流復有花客子方思舟
下碇陰虬自喜海爲家村遥樹列清江霽岸濶平
分觸氏蝸鳶嘯風高誠可悲此情難喻坎中蛙識
者美其憂思之深遠焉謂旋復召入翰林爲學士
以詩別同僚云一辭鑾署守英蕃兩見廬峰媚翠
罇政懦每憐民若子歲豐還喜稻成孫離愁且飲

閑人酒客對須求長者言入奉清朝同一德晨趨
豈歎鬢霜繁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啓
明將被親策執政以爲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
下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報罷夷簡特升職位倅
啓明免將來進士鄉薦啓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
講學不復仕進時論高之
江南徐鉉歸朝儒筆爲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
王祐與之交故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李穆尚書

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
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或
問其故鉉曰亡國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
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
乃徒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
後太宗詔鉉撫江南錄未乃云天命歸於有宋非
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
誅鉉深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
夏國元昊娶契丹女僞號興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

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以至於
殁宗真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
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畏耶律之强諷宗真
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

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權尹京府自以言事被用以
諫諍爲已責呂夷簡作相氣勢重炎無敢忤者仲
淹屢犯其鋒夷簡深懷忌憚但薄示涵容以親仲
淹仲淹終不合每對上言夷簡險邪不忠宜制其
漸因泛論漢世莽卓階亂有以由辨之不早致望
其語漏泄讟愬者日至矣上遂疑責仲淹離間大
臣徼倖進取落待制職出知饒州言事無敢辯之
者皆言仲淹不當指夷簡爲莽卓時尹洙余靖歐
陽修皆雖書三館相與憤切洙遂詣政府請與仲
淹借貶爲黨人靖上書言臣聞位卑而言高者罪
也知淺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妄敢有聞陳者
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雖死無恨伏聞今
月九日以吏部員外郎范仲淹秉杜忠之心懷直諒之節不識忌諱有

可矜愍觀其臨事不可言必忤上遇忠奉國去璽
私其身哉去歲自貶所召居待問之職爾時正人
端士酌酒相賀言陛下納善思賢招徠忠讜真聖
帝明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遽聞以言獲罪左降僻
遠事出不意驚動耳目何其進之太暴而退之太
速乎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
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少含怒重
加譴謫臣深爲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
王嘗云謗讟以昌不聞誹謗爲罪況仲淹前所言
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所大者以其
言合典禮尚加優奬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
下屈情狥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
言大臣前短縱令謀論褒貶過當斷在陛下聽與
不聽耳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庭毀平
津之任詐張昭論將以曾肅爲釜疎漢帝失王熟
聞此義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
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以諫官御史畏罪而不
言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不避誅放臣之

可矜愍觀其臨事不可言必忤上遇忠奉國左壘
私其身哉去歲自貶所召居待問之職爾時正人
端士酌酒相賀喜陛下納善思賢招徠忠讜真聖
帝明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遂聞以言獲罪左降僻
遠事出不意驚動耳目何其進之太暴而退之太
速乎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
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少含怒重
加譴謫臣深爲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
王嘗云謗讟以昌不聞誹謗爲罪況仲淹前所言
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所大者以其
言合典禮尚加優奬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
下屈情徇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
言大臣前短縱令謀論褒貶過當斷在陛下聽與
不聽耳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庭毀平
津之任詐張昭論將以曾肅爲釜跡漢帝失王熟
聞此義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
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以諫官御史畏罪而不
言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不避誅放臣之

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則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吏部員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實於仲淹之身未有所損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皆斥其直臣皆玷累盛德故多含垢忍怒以示容納彼非不能伸意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專政以來至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惜則恐書於史冊虧玷太平之治箝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聰在此時乎臣披瀝肝膽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窮達言為念以漢招直諫為謀常以進賢是憂不以誹謗加罪追改前命無重過舉則天下幸甚書奏英簡內不自安乃謫洙靖官以拒來者歐陽修乃移書司諫高若訥責之曰高君足下三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榜始識足下姓名時予年尚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蔡道卿鄭天休數人以文章著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側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

一識足下之面但問尹師魯以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者夫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曲（有學問君子也予猶疑之時）

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不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不使予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始得相識俾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意持此辨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二疑之今者推其實蹟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見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訾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又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剛正好學博通古今其立朝爲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不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於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自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迕宰相以近刑禍

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耳雖在朝之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昂自得了無愧畏反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巳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遠以智文其過此非君子之職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使天子待不賢聰明所未盡身爲諫局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而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其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臣逆意賢人君子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耳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患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臣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者耶當時亦有諫官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曰當詠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詠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

也今足下欺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亦未可欺耶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官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臣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官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辰官師魯待罪足下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耳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責賢者備甚而今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以爲不賢也者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官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事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聊

布區區若訥得書怒甚乃繳其書奏之曰伏覩
牓御史范仲淹言事惑衆離間君臣自結朋黨
自薦引及知開封府已來區斷任情免勘落天章
閣待制知饒州及諭中外臣寮執事臣以位備諫
列自仲淹落職之後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略
與勑牓中事符合臣風聞本人謀事疎闊及躁擾
狂肆陷於險溺遂有離間君臣之罪臣既是朝廷
行遣未至過當固不敢妄有救解也十六日有館
閣校勘歐陽修令人持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學問

博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謂臣爲御史更不
日俯仰默默無異衆人責臣今來不能辯仲淹所非
辜乃庸人常情作不才諫官乃昂然自得了無愧
畏不敢一言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
之堪其任者言臣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
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臣以庸鄙
承乏諫憲屢貢狂斐以聲丹赤夫犬馬猶知其主
況臣早聞忠義久預晉紳衣君之衣食君之食權
臣皆非親舊立朝最爲羈孤陛下仁明未嘗濫罰

豈顧望而懼聞相位之臣哉臣爲御史諫官相繼將
及二載每念詔令不便奸邪慢朝授任非宜興造
未當雖有中書已行之事臣屢嘗率意言之介然
誓心不知忌諱至於微小之事耳目不接則不敢
喋喋工煩聖聽以沽名徼譽也奏對應在皆可驗
之臣與歐陽修友結素疎未嘗失色非意凌犯固
不可枝然本人謂范仲淹班行無比稱其非辜仍
言今日天子宰相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
賢臣者國家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
合諫諍宰臣以迕意逐之臣合論列以臣愚見范
仲淹等是論事切直比來亟加進用知人之失堯
舜病諸忽茲狂言自取譴辱寬大之典固宜自當
修省復乃謂之非辜稱其無比仍謂天子以迕意
逐賢人誠恐中外聞之所損不細臣所以徘徊切
慮而不敢自隱也事下中書夷簡乃貶修爲峽州
夷陵令時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正
但令親戚寬諭貶者而已固年生乃作四賢詩歎
美仲淹等其詠修詩誚若訕爲神書乞憐天子旁

人到于今諷誦且美之然朋黨之說毋于茲矣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丈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僞國德昌宮遺址此鉛華之所積也李氏區區偏據江表之地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其國祚之長永其可得耶

石介爲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枉）激（沽）爲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于上謂介可爲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也

曹利用由和凡戎功漸被擢用以幹理稱及當樞柄益盡忠力劉后垂簾聽政利用自以親承顧托庶事公勤時中官依劉氏之勢多求徼幸利用屢抑納其請由是讒嫉日至因其從姪游於鄉墅間服黃袍爲戲遂搆成其獄以至遷逐中使乘驛監其後日夕詬迫之至襄陽驛舍自縊而卒時人皆知其冤利用自居貴位積聚巨萬不知分散又常爲寇準所薄準竄雷州利用亦有力人亦以此非之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

多有分兵之患不可守者悉命罷之寇盜驕橫復掠不已种世衡者時爲鄜州幕中上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之地實當賊衝可以外固延安漸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用世衡董其事且戰且城之然据險無泉衆懼不可守浚五十丈復有巨石其徒皆曰是豈可井哉世衡命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益價百金多致其力果得泉甘且不耗水乃大足自茲西陝堡障恵無泉者悉如世衡募工致力致無不濟者詔名爲清澗城以世衡知城事寨下屬羌率持兩端向背不常世衡入其部落勞問親近無所疑間屬酋皆附之建營田百頃歲得其利人頗稱之

僞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於韓渥江南李煜坦時爲近臣私以艷藻之詞聞於主聽蓋將亡之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成都漢昭烈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民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

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申
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于皇祐初守城
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拜舊枯餘存者若老龍
之形

王建子偕嗣於蜀像蕩無節庭爲山樓以綵爲之作
蓬萊山畫綠羅爲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芰荷之
類作折紅蓮隊盛集鍜者於山內鼓橐以長籥引
於地地衣下吹其水紋皷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
綵爲龍舟艫艫轉動自山門洞中出載妓女二百
二十人棹行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菱振蓮殊
階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迴山洞俄而唐莊宗
遣使李嚴入蜀復作此舞以誇之嚴歸朝貢策未
幾滅王氏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
土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其爲人所
損遂移置廳事之左邊程出視事怪問之主者以
對程歎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人地見於此不祥
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堠

叛竊人据城邑焉一人亦服其理識

成都唐有劒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寺

玄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略曰釋

氏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令不可以

終行者由時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詣理之

言也

故相陳堯佐既終身居于鄭翰林學士李淑知鄭州

諸子納其父行實於淑求神道碑文淑怨堯佐素

不薦引雖納其潤路文有譏薄之意陳子良訴求

爲改削終不從其家耻不立石因擾淑在鄭時詠

柴陵詩奏之云弄駟牽車撓皷催不知門外倒戈

回荒榛斷隴纔三尺剛道庐陵半伏來淑自負文

藻急於柄用衆惡其陰險每入朝則縉紳爲之不

安上漸知之故久留外郡其詩實由怨懟而作遂

罷禁林主鑰南都淑上章自理不已後因持服遂

留京師其族叔又授河中府判官王朱友謙三百口又詔西京留守主洛守上東門伺岐府節度使李從曮至欲誅之諸侯無不夏懼閻尹縱推倡優高麗而師旅弟遺冒恩貴不依遂殺自州之亂光長幕漢都樂

唐莊宗遣郭崇韜副魏王繼岌平蜀既而疑崇韜素

管宣武節度使李嗣源本蕃人姓名邈結烈雖

有不佐命有大功莊宗既得天下頗疑之盡奪兵權處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洎至鄴諸軍推以爲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受命討賊豈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饑寒思亂當奏加恩賞以圖安靖爾親衛指揮使元行欽不能審其由徑奔洛陽告亂途中逢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璟驅之同見莊宗遂斬從璟自將以禦之距汴城五十里聞嗣源入汴軍潰而歸洛時屬中官乘驛就長安殺僞蜀王衍一行樞密使張居翰嘆曰上方寸已亂一行五千餘人豈可盡殺乃改一行爲一家及絳霄之徇已三日而殺王衍一家使人方到長安蜀人寃之

慶曆中有宋禧者爲侍御史禧介廉善士學術論議則非其素屬親事官謀亂夜梯殿廡入禁中垂致不測既而擒獲上驚悸累日厚飭宿衛常有戒心禧上言請市羅江狗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爲笑目之爲羅江御史未幾罷出外任憲禧之意忠矣而思之不精遂聚衆謂言不可不慎也

後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宿將同光末
趙在禮鄴中亂從明宗討叛伐及人情變革遂與
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諸衛）事兼河南尹旋除
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
遺（多）中人（典）筦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
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
宗親帥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
之意爲權臣誣奏登城（頭）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寃
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以麾軍登陴勢
不可遏城陷誅之（殫）

章聖祥符中行封禪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
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
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爲
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邪（歟）

宋庠葉清臣鄭戩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
定中庠爲參知政事戩爲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
使祁爲天章閣待制（趙）趣（尚）向既同權勢亦盛時人謂
之四友呂夷簡深忌之指爲朋黨俄有無名子作

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勝中龍虎更無人之句餘韻甚多深訐庠之私語竊上聞乃盡罷四人

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

辛酉大雪節校於吳閶客邸原本為明人寫本藍格半葉九行二十一字不分上下卷前時自天一閣流出歸於蔣氏密韻樓余以孟蘋假得之晚文誤字補正不可勝計為之愉快不已

藏園主人

近日天氣和煦亟思為天平虎阜之游而孟嘉久滯竹西不至為之悵悒況志附志

儒林公議卷下終